

他站在 时光深处

*He stood in the depth
of time.*

北倾——著

好巧，
我刚好想你
你就出现了。

非外借

他站在
时光深处

下

北 獭 —— 著



Best Time

白马时光

目 录

Contents



第十二章	触不到的恋人	001
第十三章	心有千千结	030
第十四章	心沉似海	054
第十五章	我一直在你身边	082
第十六章	爱在黎明破晓前	109
第十七章	想与你，在一起	131



目 录

Contents



第十八章	心甘情愿	151
第十九章	余生，请多指教	175
第二十章	早安，温太太	206
第二十一章	如约而至的你	234
第二十二章	他站在时光深处	258
番外四则		276



触不到的恋人

应如约回到家，已经有些晚了。

她工作后，下班的时间经常不稳定。起初华姨还会唠叨两句，后来习惯后也不再说什么。

知道她还没吃晚饭，赶紧去厨房替她重新热了饭菜。

老爷子今晚不在家，吃过晚饭后接了个电话，没多久，就有车停在了门口，接走了他。

见如约脸色不太好，华姨心疼地连声抱怨医院工作忙。等陪着她吃完饭，她把碗筷收拾成一摞，添了杯热水到她手边，“是不是在医院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了？”

应如约的脸色还是不太好，她低垂了视线盯着面前那杯热气腾腾的水，忽地想到薛晓病床前那杯茶水，顿时眼眶微热。

其实她也不清楚为什么薛晓的去世对她的影响会这么大，也许是有那么一瞬间，她在薛晓失败的婚姻里看到了向欣和应爸爸的影子，也许是由于对一直处于弱势的她的同情，也许是因为已经年迈的薛母让她想起了外婆。

反正，从事情发生后她的心情就一塌糊涂，怎么也无法调整。

华姨还是头一次看到应如约这样，猜想她今天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不忍她独自忍耐，放缓声音道：“华姨虽然什么也不懂，但人生阅历摆在这。

你若是有什么想倾诉的，倒是可以跟我说说。”

应如约摇摇头，她闭上眼，缓过眼底那阵酸意，“华姨，晚点你给我下碗小馄饨好不好？”

她声音轻轻的，像是被抽干了力气。华姨听得心疼，别说是一碗馄饨了，就是这会儿如约想要吃一顿满汉全席她也会尽力满足。

应老爷子回来时，天色已晚。

从玄关走到客厅，看到厨房还亮着灯，有些诧异，“华姨？”

水刚煮沸，华姨年纪大了耳朵重，咕噜咕噜冒泡的沸水声里，应老爷子叫了她两次才终于有反应。

华姨调小火头，抬眼见应老爷子站在客厅和楼梯的交接处，笑道：“老爷子回来了，我在煮馄饨，你要不要也来点？”

应老爷子因应老夫人的缘故，虽喜欢面食，但相比较馄饨更喜欢水饺和面条。一听“馄饨”二字，下意识抬头往二楼看了眼，“这丫头。”

“你说她干什么？”华姨掀开锅盖，用漏勺拨着锅里已经熟了的馄饨，关了火，小声道，“我看如约回来时的情绪不太对，不知道是不是在医院受气了。你也知道她的性子，什么事都爱藏在心里，她不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开解她，难得她有想吃的，我老婆子别的本事没有，只能拿些吃食哄她了。”

应老爷子那被灯光映得有些昏黄的眼珠微有光掠过，他面色微微一凝，隐约猜到如约是被医院刚出的那件事影响了情绪。

他点点头，没什么表情地抬步上楼。

华姨良久没听到应老爷子的声音，转身一看，客厅里早已空无一人。

应如约洗完澡，窝在小沙发里看书。

温景然发来视频连线时，她还蒙了一会儿，翻找了半天，才顺着依稀的铃声从换洗衣篓里翻到她的手机。

接通后，先听到的不是他的声音，而是他下车时的关门声。

屏幕里，他所处的地方一片模糊的暗黑，随着他的走动，整个界面都如同天旋地转一般，看不清晰。

应如约辨认了片刻，“你在车库？”

温景然开了灯，瞬间的明亮让隔着屏幕的如约下意识地眯了眯眼，下一秒就看到了他。

温景然一手握着手机正对着自己，一手解开围巾。

浅灰色的围巾质感上乘，绕着他的指尖环了两圈被他顺手挂在了臂弯处。他这才有空看着屏幕里的她，“头发怎么没擦干？”

应如约这才想起自己还处于半湿状态的头发，抬手一摸，满手的沁凉。

被他一提她才想起，忍不住笑，“吹到一半，去吃了碗馄饨……然后就忘记这件事了。”

她用手指卷着发丝，在小沙发里寻了个舒适的位置，盘膝坐着，“吃过饭了吗？”

“嗯。”温景然已经从车库出来，开门进屋。

等在门边的小家伙在门开的瞬间喵呜着迎上来，在他脚边轻蹭，看样子是闷坏了。

他弯腰，把梵希捞进怀里，一起进了屋，“你来喂过它了？”

他顺手把围巾挂在玄关的衣架上，换了鞋，抱着猫进厨房。显然是有些累了，他连泡茶都兴致索然，直接从冰箱里取了一瓶矿泉水。

手机被他随手放在流理台上方一个正好平视他的高度。

温景然单手旋开瓶盖，仰头喝水。

这个角度，应如约能看见他吞咽时，喉结上下滚动，微微扬起的下巴呈现出完美的弧线。

瓶盖有凝结的水珠顺着他的下巴滴落，滑过他滚动的喉结一路往下。

莫名地……看得应如约面红耳赤。

她移开眼，重新拿起刚才反手扣在腿上的原版书，一本正经地转移视线。

可目光落在那些熟悉的英文单词上，却像是从来没见过它们一般，一时竟忘记自己刚才看到了哪儿。

温景然听到那端翻动书页的声音，顺口问道：“今晚都做什么了？”

应如约的视线一凝，落在书页上，那个翻译过来正好是“他在乎你才

会想了解你每时每刻都做了什么”的句子，越发不能淡定了。

“我……喂了猫，绕着御山跑了一圈，回来洗过澡，吃了碗馄饨……”应如约回想着，跟播报序目一样按着顺序继续数派着，“想看电视，可又嫌声音太吵，最后在书架上找了本原版书，没看几页就接到你的视频了。”

她的描述简洁，甚至没有多余的形容词，可顺着她说的这些，温景然慢慢在脑中勾勒出那个画面，像是亲眼看到了她这个和任何一天都一样寻常的夜晚。

梵希在他怀里动了动，它的脚垫轻柔，用力时也没有太多的外力感。

温景然正要放下矿泉水瓶双手去托抱它，没等他动作，梵希已经轻巧地在他怀中转了方向，双爪抱着他刚喝过的水瓶，伸舌去舔。

水被他喝了大半，梵希的舌头再努力也够不到瓶子里的水，可这只猫偏偏就是有一种天生的王者气场，它不急不躁，甚至还能腾出空来使唤温景然帮它。

显然温景然觉得有意思，逗着它玩了会儿。

不过片刻，许是觉得时间已经不早，从梵希的怀里抽走水瓶顺手放在流理台上，抱着猫信步上楼。

迈入卧室前，他忽然道：“再过几天，要把梵希送走了。”

应如约唇边的笑意微微一僵，有些舍不得，“这么快？”她才刚和这位小朋友建立起感情。

“这个月到月底前都很忙。”温景然也没预料到最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事一下子压下来，手术接连着手术，普外的工作量突然暴增。

他手指轻压着梵希的脑袋，和它无声较量着，不经意看向屏幕时看到她唇边挂着温柔的笑意，心念一动，“等忙完这段时间，一起去府东吧。”

应如约压着摊开在腿上的书，一时反应不及，“府东？”

她瞬间想到的是那晚和他一起吃夜宵，让她惦记了好几日的肠粉。

等忙完这段时间，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虚妄的短语。

温景然话一出口，勾了勾唇，很快换了种说法：“下个月月中，府东仍在雨季，有温度差异的地方可以做一些现在不能做的事。”

应如约想了想，她不太清楚下个月的月中自己是否能有小假期，不过几天的假……应该还是可以的吧？

她不太确定，心里似揣了一头小鹿，对他的提议有向往还有一丝忐忑。

她沉吟片刻，选了最保守的一种回答：“那等我看看有没有假期。”

温景然偏头看了眼屏幕里的她，应如约微蹙着眉头，手指掐算着，很认真地在盘算自己的休息时间。

这么温柔的夜色里，两人默契得谁也没有提起薛晓的事情，就像它不曾发生，不曾存在，就那么悄无声息地被夜色掩埋。

约好明天一起上班后，温景然挂断视频，转而拿起遥控板打开电视。

准点播放的晚间新闻正在播放薛晓跳楼自杀一事，直播的画面里是打了马赛克的现场照，女主播的声音清冷死板，注视着镜头的那双眼睛却似有清流涌动。

报道从薛晓荣梁建设集团总裁夫人的身份切入，又播放了一段现阶段医院门口的视频，做了几句结语，便转入了下一条新闻。

温景然神色凝重地盯着电视上已经换成七旬老翁的画面，想起沈灵芝手术时忧心忡忡地提起荣梁集团总裁余荣梁有些怪异的态度，微微拧眉。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就像是一场飓风酝酿的前奏，风平浪静到让人心生恐惧。

应如约这一晚睡得并不安稳，她的思绪掉入了层层梦境之中，无法脱身。

直到她挣扎到精疲力竭，她终于从环环相扣的梦境中清醒过来。

浑身像是被重物压住，唯有神经清醒的恐惧感终于在她睁开眼的刹那如同被风驱散的云层。

如约转头看向已渐渐透出曦光的天际，捂着剧烈跳动的的心脏慢慢坐起。

在床头靠了一会儿，眼看着时间还早，她试图重新睡过去，但每次闭上眼睛，眼前不是浮现刚才的梦境就是薛晓在她怀里抬起头时一脸瘀青红肿的样子。

嗓子干渴得厉害，她起身，在渐渐亮起的天色里摸索到厨房，给自己

倒了杯水喝。

窗外，东方日出之际，有金光从层层云雾里透射而出，像是一抹晕开的光色，透出五彩斑斓的霞光。

应如约出神地看了会儿，想起不久前在离苍山看到的日出，忍不住笑起来。

每次她参与看日出时，运气总是不好。

回屋洗漱，收拾齐整。

华姨下楼准备早餐，刚到楼梯口就见如约站在玄关，扶着鞋柜穿鞋子。

她有些意外，“如约，这么早就上班哪？”

应如约含糊地应了两声，换好鞋，拎着包开门离开。

华姨看着她离开的背影，瞅了眼墙上的挂钟，“这么早……地铁也才刚刚开吧。”

应如约拿钥匙开了门。

在几秒钟前，她把钥匙插入锁孔之前还在担心温景然会不会有反锁的习惯……幸好。

屋子里空荡荡的，没有一丝声音，梵希也不在楼下。

应如约扶着楼梯扶手径直上楼，等站到了他的房间门口，心止不住有些跃动，她轻舒了一口气，想着等会儿他见到自己时那一脸诧异意外，呼吸就急促到无法缓解。

她轻轻按下门把手，推开门。

床尾窝着一团毛茸茸的身体，梵希压着被角睡觉，听见动静警觉地醒来，有些蒙眬地看清了来人后，立刻放松警惕，猫耳朵蹭着柔软的被子又歪了回去。

应如约轻轻地走到床前。

还在熟睡中的人侧着身子，沐浴在最初的晨光里。

她终于靠近床沿，恶作剧般伸出手，轻轻地伸向他的鼻尖，本想捏住他的鼻子让他屏住呼吸自己醒来。

不料，手指刚挨到他的鼻尖，手腕就被他飞快锁住。

温景然睁眼看来，那双眼里哪有刚睡醒时的半分蒙眬，满目清明。

他目光灼然地盯着反被吓到的应如约，忍不住勾唇，就一手握着她的手腕一手扣住她的腰身，微用巧劲，一个天旋地转，局势陡变。

应如约被他隔着一层被子压在身下，迷茫得半天没回过神来……

等等……

她不是突袭吗？怎么就被就地正法了？

被陡然而来的“床震”吓破胆的梵希，受惊地伸出爪子撕拉一下床单，喵呜一声惨叫，从床上滚下去。

它晃着还有些混沌的脑袋，不敢置信地瞪着床上的两个人。

混账！敢惊扰圣觉！

温景然其实有些意外，在一大早，能够收到这样一份自己送上门来的礼物。

因为职业原因，他的睡眠一向很浅，无论是在医院的值班室还是家里，凡有一丝风吹草动他都能够立刻清醒。

所以在应如约迈进卧室的那一刻，他的意识就已苏醒。

他的手臂撑在她的耳侧，修长的指尖随意地卷了几缕她的长发绕在指尖，洗发露的花香味就这么顺着他的指尖钻入他的嗅觉。

他低头，把那几缕发丝凑到鼻尖嗅了嗅，刚睡醒的嗓音有些沉，还有些沙哑：“怎么醒得这么早？”

应如约屏着呼吸，努力让自己看上去镇定一些，“睡不着。”

她抬眼对上他那双漂亮的眼睛，晨雾里，他的眼瞳似缀着闪烁的金光，微微发亮。

温景然扶在她腰上的手顺着她的耳郭落在她的脖颈边，食指指尖似有若无地触碰着她的侧脸轮廓。

她的侧脸线条柔和，下颌骨勾勒出的侧脸轮廓和五官的比例正好适宜，无论哪个角度看，她的美都如同精心勾画。

他的指腹把如约微凉的皮肤摩挲出几分暖意，他低头，在她额前落下

一吻，目光从她微有几分未休息好痕迹的眼睑下方落回她的视线里，“做噩梦了？”

应如约有些惊奇他居然会知道，眨了眨眼。

他的手指刚好落在她眉骨那片颜色正加重的瘀青上，她一眨眼，长而卷翘的眼睫就擦着他的指腹来回轻扫数遍。

那柔软的触感，意外地让他从清晨看见她起就一直没能安分下来的心，瞬间如猫爪轻挠了一下，微微的痒，微微的麻。

温景然不动声色地，用指尖拂过她的眉骨，“梦见什么了？”

“梦见被死神带到了地狱，有恶鬼受火焚时煎熬的惨叫声，还有永远找不到出口的楼梯。”应如约忘性大，纠缠了她一个凌晨的噩梦此时已经被阳光驱散了大半，她要努力回想才不至于忘记之前让她恐惧万分的细节。

“……刚开始，我不觉得我是在梦里，我以为那是真实发生的。我被带进了地狱里，可后来意识渐渐清醒，我发现我沉浸在梦里，就一直努力地想找到突破梦境的办法，心里有种比身处地狱还恐惧的念头，就是我会永远被困在梦境里。”

“不会。”温景然低头，仔细地看了眼她眼角下方已经结痂的那道血痕。她恢复得很快，不出意外，再过几天这道痂口就能脱痂痊愈。

他回答得太快太肯定，应如约下意识地“嗯”了声，有些疑惑。

温景然的指尖从她的眉骨上扫过，低声道：“下次你又困在梦境里，我就会手持念珠，口中诵经，替你驱散所有试图留住你的邪灵。”

他低下头，鼻尖轻蹭了蹭她的，声音越发温柔：“你是我的，谁也抢不走。”

他笼下来的暗影遮挡住了大半的阳光，那温热的鼻息就落在和她呼吸可闻的距离内，应如约刚镇静下来的心跳又忽地失序。

她有些紧张地看着他，试图从他的眼神、表情里分析他下一步的意图。当然无果。

如果温景然能让她看透的话，这十年，她也不用这么明藏暗躲时刻需要藏好自己的小心思了。

应如约伸出手，轻轻地拽了拽他的衣角。

不知是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还是她偏爱这个动作，大多数时候，她都喜欢用这种方式去引起温景然的注意。

不出意外，他停下所有在盘算的事，认真地回应了她一眼。

“想吃肠粉……”从昨晚他提起下个月的月中抽空一起去府东后，这个念头就盘亘在心头，删都删不掉。

她期待的眼神实在不太能忽视。

温景然沉默了数秒，无奈失笑，“好。”

有那么一瞬间，他其实在想，是不是应如约察觉了他接下来的意图，先发制人？

有可能。

他赤着脚踩在地板上，路过卧在地板上生闷气的梵希时，如往常一样把它抱进怀里。

梵希气还没消，被抱起时倒未挣扎，等温景然把它搂进怀里后，迅速地伸出爪子在他胸口捶了两下。

软绵绵的，没什么力道，可不妨碍它报仇成功，自鸣得意。

应如约在卧室的沙发上坐了一会儿。

这里是温景然的地盘，无论是从家居风格还是物件摆放，每一处都透着他的影子，她置身其中，就如同被他环环包围，总有种说不出的压迫感。

她索性起身，跟到浴室门口。

温景然正在刷牙，房间里中央空调调控着温度，他只穿着一件白色背心，微微弯腰时，背脊的弧线似流畅的弧体，越发凸显得他挺拔精瘦。

应如约看着看着，莫名就有些耳热。

她感受过他手臂收揽自己时的力量感，也感受过他怀抱的温度和契合，明明他只是穿得有些清凉而已，她却跟透过薄纱把他看光了一样，心头充满着无名的占了他便宜的羞赧感。

不能再看了……

她拼命暗示自己。

温景然漱口时，透过面前的镜子看了她一眼。

清水顺流而下，敲打着洗手台。

水声里，他忽然想起几年前，他去 A 大附属医院给一个病人做手术。当时正在病房里的单独卫生间里洗手，水声里，她向病人自我介绍的声音无比清晰地隔着水声传进来。

他几乎是立刻关了水，湿漉着手指扶在洗手台两侧，听她温和着语气向病人了解基本情况。

透过百叶窗帘的阳光洒了房间一室，他抬起头，清晰地看见镜子里自己眼里那一丝藏也藏不住的笑意。

温景然低下头，掬起一捧水覆在脸上。

水珠冰凉，半数落回水槽，半数还蜿蜒在他的脸上，湿答答地沿着他的鼻梁他的下巴往下滴落。

视野里，因垂挂在眼睫上垂垂欲落的水珠而有些模糊的视野里，她两侧耳尖微微泛红，一如当年被他翻折起袖口时闪烁的阳光迷了眼的眼神一样，专注到近乎虔诚。

他再难克制，湿漉的手指握住她的手腕把她拉进来，严丝合缝地抵在了洗手台和他之间。

他低头，视线纠缠在她嫣红的唇上。

他手心的力量恰好地锁住她，又不至于过重，他俯身，那双眼，如黎明时分的启明星，明亮到即使临近白昼也有独特的光芒。

应如约光是被他用这种眼神看着，心跳就渐渐加速，她能预感到也能捕捉到他眼底有对她的渴望，与任何一次都不同。

那颗心似要冲破壁垒，一下一下，近乎失序。

应如约被他盯得口干舌燥，也不敢说话，就连眼神也不敢躲避他的对视。浴室内的灯光柔和明亮，是和初升阳光不一样的温暖。

顺着他额前那缕湿发滑落的水珠终于滴落，吧嗒一声，落在她的鼻尖。

就像是一个信号，风吹动着火星，以燎原之势席卷而来。

和之前的浅尝即止不同，温景然这一次索要得强势又霸道。

他含吮住她的下唇，啃噬着，吮吸着，反复用唇摩挲碾压，倾注了数年的渴求，澎湃又汹涌。

他的手不知何时覆在了她耳后，连寸步退离也不许，牢牢地把她掌控在自己的怀中。

不知过了多久，应如约被他吮住的唇都泛起疼来，他终于退开，揽着她的腰轻轻一提，把她抱上洗手台。

温景然站在她面前，额头和她相抵，刚从纠缠中撤离，他的呼吸还有些重，声线沙哑又慵懒：“你实习第一台手术，术前访视还记得吗？”

应如约被他吻得大脑缺氧，茫然地顺着他的话回忆了下，点头。

怎么会不记得？

那是她第一台手术，病人又是那种一般只出现在财经杂志上的名人。她从拿到病人的第一手资料开始到整台手术结束，除了一些细节她已经想不起来，其余的全无遗漏。

包括，术前访视那天，他忽然出现在她身后。

翻折袖子时，那扣子被阳光折射落进她眼里的光，迷得她眼前一片青黑。

“我那天见到你，”温景然压了气息，嗓音被压得更低沉也更诱惑，“就想对你这样……”

他说着，落在她耳后的手抚着她的耳垂，轻轻揉捏着，或轻或重。唇压下去，又吻住她，没完没了。

应如约被他捏着耳垂，浑身都软了。

她有些无力地搭住他的肩膀，手指收紧时，触碰到他浮了一层汗的脖颈，接连着锁骨，都有些湿意。

浴室的换气口正往外换气，微凉的风吹拂在他的背后，他浑身起了战栗，越发舍不得松开。

揽在她腰上的手沿着她的腰线滑到她的背脊，隔着宽松的毛衣按上去，隐约能感受到内衣的衣扣。

他悄无声息地试图解开，只是隔着不知多少层衣料，手指便不再灵活。

腰腹处有些发紧，他此时只庆幸睡前换上了这条一贯不怎么喜欢的家